

The background of the cover is a photograph of a desert landscape. In the foreground, a river winds through a sandy, eroded terrain. The riverbed is marked with concentric, circular patterns, possibly from irrigation or erosion. The background shows rugged, layered rock formations under a warm, golden light. In the lower-left corner, there is a single, vibrant red maple leaf with a soft shadow beneath it.

王志创作选

王志题



新疆人民出版社

# 序

王仲隽

序

今年夏天，王志和夫人应邀从兰州到新疆石河子市访旧；返程在乌鲁木齐逗留几日，几位好友有幸同王志老师小聚。

久别重逢，本来就是人间一大快事，何况又是同自己素来敬重的前辈。

王志老师满头银发，面色红润，依然那么豁达谦和，乐观幽默，眉宇间透着凝重和智慧。不知怎么的，我忽然想到著名电影《悲惨世界》的银幕形象冉·阿让。

席间，王志说起“此行石河子，他们准备给我出一本剧作集，我想来想去，想请你作序”。面对七十四岁老人恳切的目光，我深深感到一种诚挚的信赖与希望，连眼圈都一阵发热。对于前辈的嘱托，我不能也不该再说什么了，于是应诺了下来。我想，王志的创作生涯在新疆，他的苦痛与欢乐在新疆，他的理想隽智和痴情傻气是在新疆，他魂牵梦绕的……还是在新疆，那我就尽心写一点于读者、于作者、于自己都不失为真情实感的话为序文吧。或许王志老师所希冀看重我的正在于此。

话虽这样说，但当伏案重读《王志剧作选》的时候，心里却觉着沉甸甸的。这本剧作集，可以说凝聚了他一生的心血，是他青春、生命、理想、悟性、梦幻结晶的墨彩篇章，也凝结着人生的风雨和辛酸。掩卷沉思，情难自禁使我忆起舞台剧当年演出的景况和许多往事。常说“人生一出戏，生活大舞台”，但王志的一生，确乎悲剧太多了些，直到晚年才由悲转喜，否极泰来。

一九二三年，王志出生在新疆。在盛世才血腥统治新疆各族人民的年代，王志正在新疆省立师范学校读书，后来曾在迪化和伊犁教过中学。他的三哥被盛世才残酷杀害后，他也就成了“叛逆家属”。王志本人就曾是新疆民众反帝联合会的会员，亲身经历了三四十年代新疆的政治风云，参加过进步青年活动，遭到过盛世才虐政的迫害。他四十年后创作的话剧《边城春秋》，可以说正是这一段血泪经历与感受的积淀和升华。

解放后，王志在兰州参军，曾在西北军区政治部文工团当过演员、编导，在艺术班做过教员。正当他的第一部剧作《中断的歌会》搬上舞台，大幕将要拉开的时候，反右派斗争开始了，这部戏被批判为大毒草，王志其人，也被放逐到河西山沟服三年劳役。

其实，《中断的歌会》反映的是一对哈萨克族恋人——阿音达鲁和玛丽亚的忠贞爱情故事：正当他们依照民族习俗，在金山草原对歌定情的时候；乌斯满匪帮妄图建立一个王国的野火席卷了草原；阿音达鲁被裹胁进了罗网，玛丽亚被骗进了魔窟；几经抗争，阿音达鲁撕破了乌斯满的伪面具，玛丽亚也坚贞不屈，但终因人单势孤，被匪帮绑上了绞架；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，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了灾难深重的草原，解救了死亡线上的这对勇敢情侣；在草原欢庆胜利的盛会上，歌会又继续了。

今天，怎么也不会想到，这样一曲扬善惩恶、赞誉美好爱情和解放功勋的颂歌，竟惨遭厄运；由此，也几乎断送了王志的艺

术生涯。

我和王志老师的相识，是在一九六三年。他幸运脱离了河西山沟的苦役，辗转到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八师文工团当编导；我从兰州大学毕业被分配到师宣传科办报纸，由于同属政治部，再加之文字搭桥，了解日增。不想这个刚摆脱厄运不久的文人，又一头扎到军垦农场的连队中，和劳动模范、机务标兵、植保能手等众多军垦战士交上了朋友，在准噶尔南缘的广阔田畴，和战士们一起耘云播雨，一起开拓新生活；同时又在孕育着新的人物，新的性格，新的形象系统，新的剧本。

六十年代中期，正值兵团事业鼎盛时节，王志的话剧《军垦战士》应运而生，同广大观众见面了。当时，王震将军和张仲瀚政委看了这个戏，建议将它搬上银幕；陈荒煤同志看过戏，正准备推向北京的时候，史无前例的浩劫降临了。王志又是在劫难逃。《军垦战士》被批判是“为修正主义歌功颂德，为资本主义复辟鸣锣开道”。今天看来，更是令人哭笑不得，中国何曾有过成型的资本主义？在王志充满希望的田野上再一次生出荆棘，他满腔歌颂军垦大业、军垦人的热情，又横遭打击，被开除出干部队伍、降为二级农工、下农场劳动了四年；就连在兰州的老伴儿也未得幸免被抄家、被关押的劫难。

直到一九七三年，王志才又回到师文工团，一九八零年他被任命为文工团团长，同年他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一段特殊的历史时期，人们经历了第二次解放的狂欢，也经历过多种思潮的激荡。剧作家王志始终沐浴着党的解放思想的春风，满怀正义与激情，似乎要把失去的创作青春补回来，相继写出了六幕话剧《紫山朝阳》、话剧《短夜》、革命历史题材剧《边城春秋》及七场歌剧《带血的项链》。他仿佛受着生活的召唤和胸中孕育已久，相继涌动而活起来的人物的驱使，让笔下人物诸如柳忻、红柳、乔菁、毛泽民、盛世才、苏里坦、

阿依霞等，活脱脱跃然纸上，又形成一个个独特的形象系统，走上舞台，走进规定的生活情境，构成一出出性格迥异、情节多样、风采独特的戏剧。他的剧作接连晋京演出，赢得了社会的认可、观众的喜爱和前所未有的荣誉。本来生活顺了，精神爽了，可年近花甲时，他却又经受了一次小腿部“基底细胞癌”的考验。但历经磨难的他，对人生似有超前的领悟。手术后，他说：“看来，我还可以写几个本子。”

“在生活的夹缝中求生存，在‘运动’的间隙中写本子，立本子。”这是王志对自己生活与创作的简结。这话有几分苦涩，又很淡然，如实。

王志的生命之泉与艺术创作之泉，是曲曲折折、坎坷流淌、融为一体的。生命就是创作，创作就是生命。只有这样理解，才能想透为什么王志历经魔障，而能“咬定青山不放松”，挚爱生活，苦苦求索，神不懈，笔不辍，艺术之花伴着他的心理青春和满头银发。

他的创作思想最深层的含蕴，是对生活、对人生带着“人学”的哲学思考，总是想通过一个个人物，一个个群体，一个个独特的戏剧生活图景，探索人的生存、发展、价值取向，最终实现完整的人的美好图景。王志和他笔下的人物一起生活，一起探索。他之所以对新疆情有独钟，也正如他所说的：“我的生活基地在新疆，我的人物在新疆，有的尚未成型，他们在等着我……”热爱艺术创作真是到了如痴如魔的程度。他从一个追求真理的反帝会员到近花甲之年入党，也真实体现了王志是怎样通过艺术实践，从文学的视角，体察人生，审视自己，是怎样坚忍不拔地追求光明，追求真善美，怀着对党，对社会主义，对祖国和人民的厚重深情，刻苦完善自我，攀登人生新境界的轨迹。

今天，当文化(当然也含着文学艺术)已经回归到和经济、政治协调发展的战略高度，在所谓“经济圈”、“社会圈”、“生

态圈”三圈协调发展，才有人类社会全面进步的现代发展观念和实践中，文化正在发挥着极为广泛、深层的渗透、融合、激励和凝聚作用。文学艺术的春天一定会更加灿烂。在世纪之交的新态势下，回过头来看一看王志和他笔下人物所走过的道路，会有多种感触和引发。也许，人生经受的一切苦难，都可能变成财富；或许“仲尼厄而作《春秋》”的太史公论，还会有其内在的生命力。

该把笔停住了，想起刘海粟大师的一幅名联：“宠辱不惊，闲看厅前花开花落；去留无意，漫随天外云卷云舒”——谨愿以此和王志老师及读者共勉。

一九九七年十二月

# 目 录

序.....	王仲隽(1)
边城春秋(九场话剧) .....	(1)
军垦战士(四幕话剧) .....	(82)
带血的项链(六场歌剧) .....	(155)
短夜(五场话剧) .....	(213)
咫尺天涯(六场话剧) .....	(288)
龙吟(四场歌剧) .....	(329)
人心不可侮(朗诵剧) .....	(370)
中断的歌会(五幕话剧) .....	(384)
进山(小歌剧) .....	(489)
风雪边城(电影文学剧本) .....	(515)
附录: 歌会没有中断 .....	李叶(590)
后记.....	王志(603)

# 边城春秋

(九场话剧)

## 人物表

- 周 彬 (毛泽民) 新疆财政厅、民政厅厅长。反帝会民众部部长。
- 章成文 某校老师,《反帝战线》编辑。
- 杨昌民 航空队机械师,反帝训练班学员。
- 赵 兴 汽车局驾驶员,反帝训练班学员。
- 阿巴诺夫 维吾尔族。新疆学院学生,反帝训练班学员。
- 帕丽达 女,哈萨克族,排字工人,反帝训练班学员。
- 郑 霞 女中学生,反帝训练班学员。
- 艾 山 维吾尔族,勤杂工人。
- 马木提 维吾尔族,艾山之兄。
- 阿勒木汗 马木提之女。
- 潘柏南 原我西路军总部作战科长,后为和田警备司令兼行政长。
- 姚尚平 某校老师,后为高等法院院长。



- 盛世才 新疆边防督办，后兼主席。
- 盛世骥 盛世才四弟，机械化兵旅旅长。
- 邱毓芳 盛世才之妻，新疆女子中学校长。
- 陈秀英 盛世骥之妻，苏联留学生。
- 邱毓熊 邱毓芳之弟，新疆督署军务处长。
- 李 溶 新疆省主席。
- 霍加尼亚孜 维吾尔族，新疆省副主席。
- 李英奇 新疆公安管理处处长。
- 盛克勤 盛世才之女，中学生。
- 高占彪 公安管理处特务。
- 卫士长 盛世才的卫士长。
- 承启官 盛世才的承启官。
- 赵农官 迪化市郊某区农官。
- 买买提 维吾尔族，老红庙子一带乡约。
- 宋美龄 蒋介石之妻，与盛世才谈判代表。
- 朱绍良 国民党第八战区司令长官。
- 王德溥 国民党政府内政部次长。
- 各族男女青年若干。
- 贫农群众若干。
- 侍从、特务、狱卒若干。

## 第一场

一九三九年秋的一个傍晚。

新疆民众反帝联合会民众部办公室。

这是一间由古庙厢房改建的大办公室，门上可见“民众部”三个字。暮启时，章成文正在凝神撰写稿件。姚尚平倚在靠背椅上看报。杨昌民、郑霞、赵兴、阿巴诺夫和帕丽达等人正在紧张地油印和装订《论持久战》。其间有不少青年因各种工作而匆匆出入，隔壁的歌咏训练班里正在唱着《反帝会歌》。

青年甲、乙兴奋地上。

青年甲 周部长还没来吗？

众 还没呢。

甲 （把手中一张银行的收据交给章成文）章老师，这是银行的收据，请您转交给周部长。

章成文 （边接着收据）今天献金运动的成绩怎么样？

青年甲 新疆学院、师范学校、省一中和女中几个反帝分会的成绩都很突出，除了现金，光金首饰就有一百多件。

青年乙 有一位老大娘把埋在地下几十年的元宝也献了出来，不少同学都被这位老大娘的行动感动得哭了。

章成文 （激动地）好，我一定把这个情况报告周部长。

[甲、乙二青年欲下，杨昌民把一些订好了的印刷品分交给二人。]

杨昌民 这是给你们分会的。份数可能不够，可是没办法（指最原始的油印机），它印不多。

阿巴诺夫 （不悦地）我们为什么不拿到印刷厂去印，质量又好，份数又多。

帕丽达 是啊，为什么不拿到印刷厂去呢？

众 是啊，为什么？

章成文 同学们，我们的工作还只能在一定的范围内活动。

杨昌民 （有些激动）我还是那句老话，我们的归宿应该是延安。在那儿才有追求真理的充分自由。

郑霞 （责怨地）昌民……

赵兴 我完全同意昌民的观点，半年前我们的车队去延安送物资，嘿呀，瞧人家那儿……

姚尚平 我已经听过三次了，在延安见到了毛泽东主席、林伯渠先生。看到了八路军，虽然穿的粗布衣服，吃的小米饭，而眼前却是一个光明的世界！对不对？

赵兴 本来就是嘛！

杨昌民 赵兴就是再说一百遍，我也不烦！

阿巴诺夫 我已经把赵兴在延安的见闻译成了维文。许多人都在传抄。

杨昌民 太好了！阿巴诺夫！（向帕丽达）帕丽达你还应该译成哈文。

帕丽达 好，我一定翻译。

杨昌民 我们航空队和我一个机组的飞行员是一位红军同志，这些日子他常常给我讲长征中的故事，可歌可泣，实在让人激动不已……那不是故事，那是壮丽的诗篇，是人间的奇迹，人类的希望！那才叫做斗争，那才是革命。

郑霞 （听得入神）昌民，我怎么没听你说过？你还瞒着我！

杨昌民 现在不是告诉你了吗？（从口袋里取出一本六十四开大的册子）瞧！郑霞，给你，可不准丢了。

郑霞 （急看）《雪山草地行军记》！

[众青年一拥而上夺看，赵把册子交章。]

章成文 （笑）依我说这先睹为快的权利，无论如何也应该是郑霞

- 的，你们真不识相。（章成文把册子交给郑霞，众笑）
- 郑霞（羞涩地接过去）章老师……
- 章成文（向姚尚平）老姚，这本书你看过没有？
- 姚尚平我可以想像到它的内容。同学们，我像你们这个年纪的时候，胸膛里也曾燃烧过布尔什维克式的烈火，有时候也曾陶醉在诗一样的理想中，有时候又被碰得头破血流。当然我不想，也不应该苛责你们，然而生活的进程却教训了我。在今天，我自己决不说我的归宿是延安或是重庆那样虚无的话。
- 章成文（扔下笔）那你……
- 姚尚平我们为什么不能给自己开创一个伟大的空间？在这个空间里，显示我们的力量，宣传博大精深的理论，成为进步人类的先驱。
- 众（不解地）啊？！姚老师……
- 章成文姚老师大概又一次陶醉在诗一样的理想中了吧！（笑）哈哈……
- [周彬与潘柏南上。]
- 众（热情地）周部长！
- 周彬（随手脱下了身穿的一件皮制大衣——皮夹克。这件衣服在本剧内他将经常穿用）训练班下课了？
- 众下课了。
- 章成文（拿银行收据）这是今天献金的成绩，各反帝分会……
- 周彬（风趣地笑）这已是晚到消息了。
- （转而敛笑）新疆的民众对抗日救亡运动的确做出了很大的贡献！
- （随又兴奋地）同志们，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，周恩来副主席路过迪化，现住在新兵营，今天作了极为重要的讲话……

潘柏南 (意欲阻止)话就说到这儿吧!

周 彬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:这是潘柏南同志。(指章成文)这是章成文老师,上午在学校教书,下午给反帝训练班讲《社会科学概论》,晚间还要编《反帝战线》,是我们这里最忙的人。(指姚尚平)这是姚尚平老师,也给反帝训练班代课,讲《六大政策教程》。(指众)此外都是他们二位的学生,自我介绍一下吧!

杨昌民 杨昌民,航空机械师。

郑 霞 郑霞,在女中读书。

赵 兴 赵兴,汽车局驾驶员。

阿巴诺夫 阿巴诺夫,新疆学院学生。

周 彬 维吾尔族同志。

帕丽达 帕丽达,排字工人。

周 彬 哈萨克族同志。

潘柏南 能认识大家我很高兴。这个训练班不开别的课程吗?

周 彬 还有《政治经济学》、《大众哲学》、《中国革命史》这些课程,均由延安来的同志讲授。

[隔壁传来《五月的鲜花》的歌声。

潘柏南 这是……

周 彬 歌咏训练班在学唱革命歌曲。训练班由于村同志主办。

潘柏南 最近,我也学会了一首歌,(打拍嗓子唱)“国民党和共产党现在已站在一条战线上……”(唱不下去,干咳一阵,无趣自笑,引得众人也笑)我唱得不好……同志们,你们在忙什么?

周 彬 (拿起小册子)他们正在翻印毛主席的《论持久战》,我们准备让反帝会举办的各种训练班的学员人手一册,而后争取让全疆反帝会员人手一册。

潘柏南 我很佩服你这位厅长又兼部长的工作魄力,不过你这种

想法是否经过上面……

周 彬 当然和陈潭秋同志研究过，反帝会秘书长黄火青同志也是同意的了，此外，孟一鸣同志也都知道。

潘柏南 我的意思是，这件事你必须取得（向上指）上峰的支持，可不能轻举妄动。

[周正欲回答，章成文打断了他们。]

章成文 周部长，文章写出来了，你看看行不？

潘柏南 什么文章？

周 彬 一篇有关币制改革的文章，（接看。不住点头。）好……好。币制改革遏止了新疆长期以来不能解决的通货膨胀，受益的是全疆老百姓，当然少不了要使那么几个大财东倒点霉。这是完全应该的。

章成文 可是周部长，据我们查访币制改革也触犯了一位大人物的利益。

周 彬 谁，他是谁？

章成文 几家有名钱号的最大股东和后台，就是邱老太爷。怎么办？

周 彬 嗯，是要考虑投鼠忌器。你不点名，这样做就对了，但是不能用原则做交易……文章一定要发，就在这一期《反帝战线》上发出去。不要怕，我负责！（签字后）发！

章成文 好！

潘柏南 什么？老周，你疯了！你不知道邱老太爷是……

周 彬 盛督办的岳父。这大家都知道。

潘柏南 你，还是想想吧！

[周彬正欲回答，艾山急上。]

艾 山 周部长，您的直通电话。

周 彬 盛督办的？

艾 山 不，是邱处长。他说有要紧的事找你。

周 彬 好，我就回去。

艾 山 他听说你在反帝会，他说他来这儿找你。我先来告诉你。（下）

潘柏南 听说这位邱毓熊处长，在某种意义上是盛督办的化身。怎么屈驾来找你？

姚尚平 虽然他是督办的小舅子，可他的官阶也并不比周厅长大呀？！

潘柏南 可他是皇亲国戚啊！

周 彬 （拍拍潘柏南的肩，玩笑地）请注意，现在是民国 28 年了。

潘柏南 （感到无趣）好，我还有点事，我走了。

[潘柏南下。少顷窗外传来一阵小车的鸣号声。]

周 彬 他已经来了，大家避一下。

[众向另一室走下。邱毓熊着军装，佩少将军衔，威风凛凛地上，和周彬热情握手。]

邱毓熊 听说你从财政厅下班后还要在这工作几小时，有时候还要枵腹从公，实在可敬！

周 彬 邱处长找我有何事？

邱毓熊 （稍稍迟疑）咱们还是开诚布公吧！家父从伊犁屯垦司调回迪化以后，住在西郊明园，这您……

周 彬 知道。那儿是一个风景区。

邱毓熊 家父根据一位园林设计师的建议，想再扩建明园。万事俱备只欠东风……

周 彬 （注意地）但不知这东风……

邱毓熊 这东风就是财政厅长的签字。（从皮包中取出一文件）什么都好了，就请你签个字。家父非常感激你，（故意神秘地）我大姐也特意让我向你致意！

周 彬 (看文件后交还邱毓熊)对不起, 这个字我不能签!

邱毓熊 (不大相信)别开玩笑。(拿出笔来)来吧!

周 彬 这样的事, 我怎么能和你开玩笑呢? 这个字我是不能签。

邱毓熊 (因出意外而惊愕地)为什么?

周 彬 没有这笔庞大的经费。

邱毓熊 有。(怀有希望地拿出另一文件)可以从这个工程项下暂时挪用。

周 彬 (看后肯定地)绝对不可以。你知道这个工程即将动工兴建, 而这个项目是经过三全代表大会通过, 列入三年计划的重点工程, 怎么能随便改动呢?

邱毓熊 不是改动, 只是稍稍推迟, 明年自有出处。

周 彬 你是军校教育长, 又是督署军务处长, 你当然很清楚这个西山工程对省防、国防和抗战建新的重要意义。邱处长, 我认为明园公馆可以缓建, 甚至不建, 而如果延误了这项工程, 哪怕是一刻钟, 也是犯罪。这, 还要请您和邱老太爷三思!

邱毓熊 (尽量抑制地)周厅长, 我们熟知您为人耿直、克己奉公, 所以家父才派我亲自造访。无非是希望你能够照顾一下官场上的情面, 通融通融。常言说, 天理、国法、人情么。

周 彬 (笑)邱处长, 我们只有权为人民服务, 却无权讲“天理人情”。你我都是新新疆政权中的高级干部, 怎么能来旧官场上那一套呢? 哈哈……

邱毓熊 (变脸)这么说不行?

周 彬 非常抱歉。

邱毓熊 (有恃无恐地拿出最后王牌)对不起, 你逼得我不得不给你看看这个, (又亮出一纸)请看领袖的三字名章!



(特别强调“三字名章”)

周 彬 (看后略有难色, 随即严肃地把纸交还给邱毓熊) 即使有督办手谕我也不能从命, 我在财政厅一天, 我就要忠于职守。

邱毓熊 (怒) 你大胆! 狂妄!

周 彬 (耐心地) 邱处长, 我这样做是符合六太政策精神的。

邱毓熊 你眼中没有领袖, 你蔑视领袖三字名章, 你执行的哪个政策?

周 彬 我执行清廉政策。难道动用工业经费建造私人别墅是清廉政策所允许的吗? 邱处长你必定还记得, 不久前呼图壁县县长徐某人就因为占用公款而被明令处决了。如果我在这份犯罪的要求上签字, 不就是徇私舞弊违背督办的教令而促使邱老太爷步徐某的后尘吗? 我相信邱老太爷明此大义, 必然会改变前议, 不会责怪我周彬的。

邱毓熊 (愤极) 周彬, 你是有意和我捣乱, 还是装糊涂?

周 彬 (坦然) 我不糊涂, 我按章办事。

邱毓熊 你不识抬举, 不自量力!

周 彬 请尊重你自己的身份! 不要出言不逊。

邱毓熊 你到底签不签?

周 彬 我已经说过了。

邱毓熊 你敢再说一句不签?

周 彬 两句也可以, 不签! 不签!

邱毓熊 你不签我照样可以拿到这笔钱!

周 彬 你没有这个权力!

邱毓熊 我可以让你立即从财政厅滚蛋!

周 彬 怕你还没有这个胆量!

邱毓熊 妈的! (拔枪) 老子毙了你!

[章成文等冲上, 站在周彬前。]